

刀锋入骨 不得不战 背水争雄 不胜则亡

剑气 蒙冲 ◎ 著

TIESHEN BAOBIAO

贴身保镖2

正用专业的保镖素质、执著的职业信念，诠释着一个
贴身保镖的血性人生。

凤凰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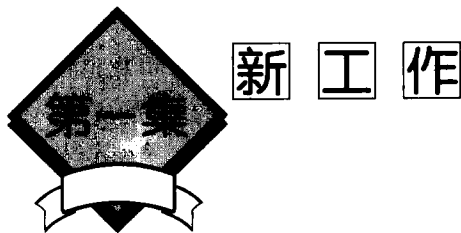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集 新工作

- 第 一 章 科学家之死——1
- 第 二 章 欧洲之行——6
- 第 三 章 动 机——11
- 第 四 章 奇异的爆炸——16
- 第 五 章 未遂的狙击——21
- 第 六 章 合 作——26
- 第 七 章 以我为主——31
- 第 八 章 实 力——35
- 第 九 章 神奇功夫——40
- 第 十 章 卷 入——45
- 第 十 一 章 山间战——52
- 第 十 二 章 任务完成——58
- 第 十 三 章 回 国——64
- 第 十 四 章 兰桂坊——70
- 第 十 五 章 故人归来——76
- 第 十 六 章 杜大少爷——82
- 第 十 七 章 内 争——88
- 第 十 八 章 宴无好宴——94

第二集 残酷

- 第十九章 暗流涌动——100
第二十章 要动手了——106
第二十一章 决裂——112
第二十二章 不断的袭击——118
第二十三章 赌局——124
第二十四章 继承——130
第二十五章 兄弟——136
第二十六章 混战——142
第二十七章 猛袭——148
第二十八章 寻踪——154
第二十九章 断义——160
第三十章 风起云涌——166
第三十一章 冰山一角——177
第三十二章 四大保镖——186
第三十三章 铁骨柔情——196
第三十四章 如履薄冰——206
第三十五章 角逐——216
第三十六章 暴风雨——233
第三十七章 黑夜中的枪声——243
第三十八章 斯德哥尔摩之旅——254
第三十九章 八面埋伏——263
第四十章 火龙对决——271



第一章 科学家之死

虽然已经是暮春时节，但今天的斯德哥尔摩难得得天气阴沉，中午的时候风雨交加，空气中浓浓寒意，倒好像是还在冬天。

天气恶劣，街上也没有什么行人，原本就宁静安逸的城市显得更加静谧。

一辆黑色的车子从远处缓缓驶来，车头上的狮子标，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标志。这个机构颁发科学界的最高荣誉——诺贝尔奖，不知道在车里的是哪位知名科学家。

车行的速度不快，这种糟糕的天气和湿滑的路面，虽然道路空旷，司机也不敢肆意加速。反正也不着急，慢慢地穿过主干道，中午之前到达也就够了。

后座坐着两位白发老人，一个是白种人，另一个是黄皮肤黑眼睛的华裔，他们正热切地交谈着。

“太了不起了，郭博士，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您出色的灵感，这简直就是划时代的成果！”

那华裔老者谦逊地摇了摇头：“弗罗夫，你过奖了，这个实验完全是我女儿提出来的想法，我只不过是完成执行而已。”

“令千金？”被称作弗罗夫的老者愣了愣，“这……她真是天才！两年前，她的论文答辩我也参加了，当时就觉得灵气逼人，想不到短短两年，她就能拿出这样的成果！”

他激动地搓着双手：“您怎么不把令千金一起带过来？我相信皇家研究院的人会对她非常有兴趣。”

诺贝尔奖设立的初衷就是奖励理论科学的创新，后来才逐渐增加了部分奖项。而在理论科学领域，女科学家的成果更是凤毛麟角，弗罗夫得到郭博士的实验结果，当时就认为是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不过他虽然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成员，却并非评审。为了给老朋友的研究成果加分，他特意邀请郭博士来瑞典举行一场演讲——如果他知道也有郭博士女儿的参与，他更是一定会一起邀请。

· 科学虽然是寂寞的，但也需要关注。

一个年轻的女科学家，在如此艰深的科学领域有了如此令人瞩目的突破性成果，这对原本冷清的生态化学领域有绝对的帮助。

“不用了吧，我女儿一向都不喜欢这样的场合……”郭博士苦笑了一下，自己女儿的性格他最清楚，对这些科学家圈子里面的事情毫无兴趣，甚至有些厌恶。她几乎是一个纯粹的传统科学家，不给自己的导师留面子，不愿意与别人走一个圈子，要不是自己这个老头子罩着，恐怕她早就把业内的同行都得罪光了。

不过就研究成果来说，女儿能获得这样的突破，虽然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

他叹了一口气——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经这样拼搏，每晚做实验到深更半夜，从来不停止翻阅学术文献，甚至连做梦的时候都在思考科学的真谛。现在，也许是老了吧，过多的应酬和交往让学术之路越来越窄，虽然仍然是论文不断，荣誉不断，但大多都是圈子里面的朋友互相

吹捧，真正有分量的东西是越来越少了。

看着女儿孤独却执著的背影，郭博士总是有些心疼，也有些羡慕。

有些事情，就让这个做父亲的帮她处理吧——一个纯粹专注的人，也许才是能出成果的前提。

天色越发昏暗了，雨水淋漓，车窗外一片迷蒙，远处响起轰隆隆的雷声。

电光闪过，车子忽然颠簸了一下，司机一脚刹车，靠路边把车停了下来。

“怎么回事？”弗罗夫有些不满，他深怕怠慢了客人，叱问着司机。

“前轮爆胎了，我立刻去换。”

司机匆匆忙忙开门下车，到后备箱里取出工具，拿了备胎着手更换。雨下得大，一会儿司机浑身就淋湿了。他一边诅咒着这鬼天气，一边牢骚满腹地换着轮胎，丝毫没有注意到，在雨幕之下有几个人影在悄悄地接近。

他们都穿着黑色的风雨衣、高筒的黑色雨靴，面容在雨水中一片模糊，看不清楚。

其中一人走到司机的背后，悄悄地把一条钢丝挂在他的脖子上。

“你干什么？”

司机这才惊觉，他转身想跳起来，却被那条钢丝死死地勒住脖子，没过一分钟就断了气。

剩下的几人打开了后排的车门。

弗罗夫还在劝说郭博士把女儿一起带过来，车门突然打开，一阵寒雨随风飘了进来，他微一哆嗦，还以为是司机开的门，不满地回头瞪了一眼。

等他发现是一群陌生人堵在车门口，这才露出惊恐的神色。

“你们……你们是什么人？”弗罗夫一开始用的是瑞典语，看对方毫无反应，又用英语重复了一遍，但那几个人依然沉默着，只是从两边车门各挤坐进来一个人，顺手关上了车门。

后排的位子颇为宽敞，挤了四个人也不觉得局促，只是他们身上都

湿淋淋的，把后座上的羊毛坐垫全都打湿了。

弗罗夫战战兢兢地追问：“你们到底要干什么？打劫吗？”瑞典首都的治安状况一向良好，这种拦路抢劫的场面弗罗夫从未见过，何况他只是个普通的科学家，手无缚鸡之力，当然是吓得魂不附体。郭博士的情况也差不多，他心里惶恐，闭着嘴巴什么也没说。

“对不起，弗罗夫博士，郭博士。”坐在弗罗夫身边的黑衣人笑了笑，他的脸颊极瘦，笑起来比哭还难看。

“接到指示，你们的生命到现在就为止了。”

他的语气平淡无波，弗罗夫却慌得跳了起来，双手乱抓，郭博士也想反抗，但他们都是文弱书生，又年老体衰，哪里能对付得了两个凶狠的大汉，没过一会儿就被按倒在后座上，钢丝一勒丢了性命，连想大声呼救都没有机会。

做完这档子事，两边的黑衣人互相使了个眼色，各自打开车门退了出去，也不关门，就与其他几人扬长而去，留下了三具尸体。

弗罗夫的脑袋滑出了门外，他苍白的脸上眼睛瞪得大大的，雨水冲刷之下，白发湿淋淋地垂向地面。

毫无生机。

“我希望能帮这个忙——她去欧洲真的很危险。”杜雅楠坐在办公桌前，看着面前的唐锋。

经过萧克一役，两人的距离似乎更接近了些，不再像是单纯的主雇关系，更多了一份朋友之情，虽然杜雅楠很担心自己的朋友，但还是要同唐锋商量。

最近对手好像都比较消停，捷讯和乔家受到重大打击之后，忙于自己的官司，也没有再来什么恶劣的招数。现在环亚处于稳定发展期，也不至于会跟别人起什么大冲突。

这次杜雅楠是想拜托唐锋去保护自己的一个好朋友。

“只是去欧洲一趟而已，在国内，她的安全级数很高，应该没人敢动手，但去欧洲的话，就很难免会发生什么事情。她父亲刚刚在斯德哥

尔摩被人谋杀，连一点线索都没有，我很担心她。”

林若男，女，二十六岁，生物化学博士，研究方向却是偏门的生态化学。

“她要去斯德哥尔摩作一个关于利用传统化学方式解决生态污染的报告——这本来应该是她父亲郭醒博士的工作，但就在一个礼拜之前，郭博士在斯德哥尔摩街头死去，当时，他正在皇家科学院去接他的车子上。”

“我怀疑，这是一次有针对性的谋杀——就是针对若男的研究成果。”唐锋看了看手头的资料，“她很年轻……”

“她从小就是个出色的天才——十四岁就上了大学，二十二岁已在国内拿了两个博士学位，后来在麻省理工又拿了一个生态化学的博士学位，这两三年在科学界是很有名的美女科学家。”杜雅楠的语气中有说不出的自豪，毕竟，她们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

“她姓林，可是她爸爸姓郭……”

“从小她父母就离婚了。”杜雅楠声音放低，“她随她妈妈的姓，她原先同父亲的关系不好，后来因为在同一领域共事，他们父女的接触才多了起来。”

“要我做什么？”唐锋把材料放在桌子上。他已经习惯了保镖这个角色，守护对他而言，是一种让他感觉到安宁和价值的生存方式。

生命的逝去让人惋惜，萧克的两次死亡，让他更觉得生命的脆弱，也许能够守护别人是一种幸运。

他握紧了自己的拳头。

从现在开始，这里的一切，都由我来守护——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我想，你能不能保护她去趟欧洲——再把她安全地带回来？”

“好！”唐锋点了点头。

眼神看起来有些凶恶，老大的鹰钩鼻更是让他的面容显得有些阴沉。

不过他总算还有一副相对和善的笑容，也许他的凶恶只是针对犯罪分子而已。

“对于令尊的被害，我们瑞典警方表示真诚的歉意。”查森警长的道歉确实是真诚的，斯德哥尔摩是一个平和的城市，这样的恶性案件非常少见，尤其还涉及到公民们最尊重的皇家科学院和国际知名的科学家，迟迟无法破案的压力很大。

“这不关你们的事情。”

林若男的回答很不客气，她同意回答警方的询问，但同时还在看着昨天的实验记录和相关文献，显然是心不在焉。

查森警长被堵了一下，但昨天在机场就见识了林若男的脾气，只当是科学家的怪癖，也浑然不以为意，继续努力地堆出尽可能亲切的笑脸。

“我知道，您一定为父亲的去世而悲痛不已，迫切地希望能够抓住凶手。我们也确实有了一些线索，希望您能够提供更多的……”

“我不悲痛，也没有迫切希望。”林若男不耐烦地打断了查森警长的话，“如果你要问什么问题，请抓住重点，我很忙，最多给你三十分钟的时间。”

查森警长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这么难以打交道的受害者家属他是第一次见到。唐锋也苦笑，对这位倒霉的警察投以同情的眼神。

“令尊来到斯德哥尔摩的目的，是否是为了宣讲关于您和他在南江实验室的最新成果——也就是利用生物化学方法消除污染的最新成果？”

“没错，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林若男翻了一页文献，在重点处打上标记。

“关于此项成果，令尊是否在今年年初发表过一次，却没有得到主流的承认？”

“因为那些人都是白痴！”林若男再次不耐烦地下了一个结论，面色却没有丝毫变化。

“您是否考虑过，这会对现在的化学工业体系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一些依靠处理污染赖以生存的大企业来说，可能您的成果将是他们的灭顶之灾？”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光明与黑暗纠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令人厌恶的灰色。处理污染，本来是一件善事，是对人类未来有利的大好事，但当它与利益纠结起来的时候，它忽然又变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怪物。

在目前的全球市场，污染业务的处理费用每年大约有六千亿美元，而高分子有机化合物的处理，占到这个市场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以上。

在这个市场上，有许多大型的企业联盟——而林若男的实验成果，有可能会让他们统统都破产！

“我没有考虑过，我只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我所关注的，只是实验的结果。”

林若男淡淡地回答了一句，她只是实事求是地回答问题：“这些事情，以前都是我父亲去处理。”

唐锋已经明白了查森警长想问的是什么。

对林若男来说，这次的实验结果只是一个科学发现而已，她也许曾经为此兴奋了一阵，但在更多的实验和理论面前，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路标——但对于科学以外的世界来说，这个发现所导致的结果，却不亚于一次大爆炸。

如果高分子有机化合物污染的处理变得那么简单，那些靠这个赚钱的人该怎么办？

谁愿意白白地失去手中的权力和利益？

“何况，这个实验并不完善，我们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观察结果……”

唐锋暗地里叹息了一声，就算是一个不成熟的实验，对那些靠污染业发财的大亨来说，却是高悬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不能把实验成果控制在手中，他们怎么会放心？

这应该就是这次谋杀事件的动机，唐锋毫不怀疑地下了这个结论。

“我希望能够了解，到底有哪些人曾经同你父亲有过联系？”

第四章 奇异的爆炸

结束了询问，林若男不浪费丝毫的时间，立刻又赶往斯德哥尔摩大学，继续昨天的实验。唐锋自然也陪同前往，虽然只相处了两天，他已经非常清楚这个女科学家生活的单调，在她的世界里面，除了科学研究，别无他物。

唐锋是经过杜雅楠的介绍才随同林若男前来，她却从头到尾都没对这个安排有什么意见，甚至连问都没有问一句。第一次见到他，她就好像早就认识一样，自然地招呼他。

现在想起来，这是因为这个女人脑海当中完全没有别的事情，甚至她父亲的死亡也未曾对她产生什么影响。一个人痴迷科学研究到这个地步，确实很少见了。

她的食物也很简单，有什么吃什么，唐锋甚至怀疑她不吃晚饭纯粹是因为节约时间。从下午到晚上，她都是在查阅文献和持续的实验当中度过——也许，她过去的十年都是这么度过的。

唐锋好奇地看着林若男专注地摆弄着试管。客观地来说，这个女科学家的容貌是非常出色的，也许是因为长年累月地躲在实验室里面很少见到阳光，她的脸色是一种病态的苍白，几乎让人觉得是透明的，蓝紫色的血管隐约都能够看到，在灯光下显得很柔弱，惹人怜惜。

她的五官十分精致，尤其是专注的眼神有一种特别吸引人的魅力，她白皙的手指捏着试管，显得分外颀长。

唐锋暗自叹了一口气，这么一个单纯的科学家，却卷入了血雨腥风的漩涡。原本他只是为了杜雅楠的请托，现在却不自觉的，一股要保护这个女人的情绪油然而生。

但现在的局面虽然平静，却总让人觉得只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兆，情

势不容乐观。唐锋皱起了眉头，既然已经有人动了手，那郭醒博士的死绝对不会是一个结束。如果说确实是因为他们父女俩的科研成果而引起了某些大集团的利益，那林若男的命运就非常凶险了。

这可比杜雅楠的情况还要危险，毕竟杜雅楠是杜家的人，对方下手的时候依然会心存忌惮，但现在这种情况，为了毁去或者独占这一个消除污染的成果，绝不会有人手下留情。

“那为什么还没有人动手？”唐锋问自己。

这是个奇怪的问题，如果说在国内有严密的保护，没有人敢随便动手，但在刚刚到达斯德哥尔摩的两天，绝对是袭击林若男的最好机会，但为什么没有人动手呢？

唐锋摇了摇头，不管下手的人是什么想法，未来的两天危机四伏，在林若男结束此次欧洲之行之前，他的任务很是艰巨。

就在他思考之际，口袋中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被打扰的林若男不满地朝他瞪了一眼，唐锋略显歉意地朝她点了点头，抓起手机，走到实验室门外。

“唐大哥，怎么到了欧洲也不找我？”手机那头传来一个甜美而熟悉的声音。

“小青？”唐锋有些惊喜。

宁小青去了荷兰念书之后，还不时地与老太太和唐锋有联络，但他这次来欧洲的时间短，又有任务在身，所以没有告诉她。

“我问了伯母才知道你到了瑞典，这么近也不顺便来看看我？”宁小青的声音故意装出几分嗔怪。

两人随意地聊着，也许是相隔很远的关系，原本一直都很害羞的宁小青说话也大胆了许多。不过唐锋是个话不多的人，讲了几句之后，两人又陷入了沉默。

挂上电话，唐锋回到实验室，林若男没有任何反应，依旧在专注地看着她的宝贝试管，那种神情仿佛是外界不论发生什么都与她无关一样。

唐锋有些尴尬，搓了搓手，道了个歉：“不好意思，我一个朋友在

此起彼伏的惊呼和叹息声不断地从人群当中传过来，唐锋的面色一变，狐疑地望向那个方向。

“我去看看。”

林若男使用的是危险品实验室，因为担心有毒物质的泄漏，特意改造成个半封闭的房间，只有一个多层防护的窗户，外面还有几道铁门，暂时离开一下，只要把门锁好，应该还是比较安全的。

林若男压根儿没抬头，只是含糊不清地答应了一声，仍然埋首于她的化学实验当中。

唐锋小心翼翼地锁好窗户，也关好几道铁门，迅速地跑过操场，正赶上警察把尸体抬上车的那一刻。那是一具完全残破焦臭的尸体——估计是近距离的灼伤性爆炸所引起，看这体型，在被炸得不成人形之前，应该是个高大魁梧的人。

周围的人也聚拢了在看，但看来是没有人认识这人的身份。

唐锋的眉头越皱越紧，他的习惯一直都很好，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会仔细地观察四周。这栋楼正对着实验室的小窗，他注意到，这栋楼从来都没有亮过灯，也就是说，那个人如果一直在那栋楼里面的话，应该是处在黑暗的潜伏之中。

这人到底在干什么？又怎么会死在这里？同林若男的科研成果有没有关系？

唐锋的直觉告诉他，这次奇异的爆炸和死亡，一定与从郭醒博士死亡开始的针对这个消除污染成果的行动有关，可是满腹的疑问，却没有一个可以穿起来的线索。

他虽然观察入微，但还是没有注意到，人群中还有两个人在小声地交流着——

“怎么这么不小心，连转移尸体的时间都没有？”一个西装笔挺的老派中年男子，一直关注地看着尸体，嘴唇轻微地翕动着。

“谁知道这家伙这么难缠？”他身旁两米处，一个魁梧的黑衣大汉不知道怎么会听到他低低的声音，抱怨地回答着。

“你是越来越回去了！”中年男子脸色没变，声音也没有提高，但

他的语气却分外严厉，“你到这儿来了之后，好像是丢了魂一样，再不好好干，我非把你调回去不可！”

“嘿嘿。”那大汉傻笑了一声，声音依然压得低低的，“被资本主义腐蚀了嘛……”

中年男子终于忍不住回头瞪了他一眼，轻哼一声。

“还开玩笑，等这边处理完再找你算账！明天交份报告给我，这次的黑锅我帮你背了，但不准再有下次！”

“啊……又要写报告？”

黑衣大汉仿佛觉得痛苦无比，但他看到那具焦黑的尸体被抬上车，也无话可说了——这样的错误，当真是非常致命，以往从来都没犯过，也难怪组长生气。

他谄媚地笑笑看着那中年男子，但对方却没再看他一眼，只是皱着眉头，看那具抬上车子的焦黑尸体。

“想不到，这次居然这么棘手。”

他的目光从尸体上转到匆匆赶来的唐锋身上，在他身上停留了片刻。

一转眼，十几年就过去了，当年那个豪情万丈、留着短短平头的小伙子，好像就在昨天，还是那个样子，但不知不觉中已经改变了好多。

他不再是名军人，现在只是个保镖。

他曾经以为，尤其是在进入特种部队之后，他将会永远是一名军人，在这个和平年代，做一名依然有价值的军人。

“我不怕死，不过，我有责任保护你的安全。”十年之后，他回答的口气是淡淡的，他仍然有勇气去面对死亡，但他也在追求生的价值。

“男人说得都很好听。”不知道为什么，林若男居然丢下这么一句评价，不过她也没有继续在操场上停留，急匆匆地往校外走去。

第二天一早，查森警长匆匆忙忙地来敲门。

“林小姐，斯德哥尔摩大学昨天晚上发生的爆炸案，你在现场吧？”

林若男没理他，只是若有若无地点了点头。查森警长知道跟她不好沟通，拉着唐锋，小声地交流着案情。

“那具尸体的身份，我们已经确定了。”

“炸成那个样子，你们还有办法这么快就确定了尸体身份？”唐锋有些吃惊，欧洲的尸体甄别能力居然已经到达这么一个高度。

查森警长尴尬一笑：“其实也是偶然，这次纯粹是运气好，那个死去的人是学校的一名看门人，另外一名看门人也报告了他同伴的失踪，而经过DNA对比，证明确实就是那个当晚借口上厕所离去的看门人。”

“看门人？”

唐锋松了一口气，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看门人死在楼里面，虽然有些诡异，但总算也说得过去。不管怎样，应该不是冲着林若男来的，看来自己也不该太过疑神疑鬼了。

“但我们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查森警长的表情和语气告诉唐锋这消息不是那么有趣，至少对警方和他来说，不会是什么有趣的事情。

“尸体是在窗口发现的，而那扇窗正对着那个实验室唯一的窗口。在窗台上，我们发现了一架狙击步枪，子弹已经上膛。”

“狙击步枪？”唐锋的脸色一变。

护林若男的安全……”

“叮咚！”

门铃声打断了唐锋的思索，他浑身一紧，没有预约，这个时候会有什么人来拜访？他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瞥向门边的监视屏。

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黄种人，正不耐烦地站在门口，脚尖在地面乱点着。他的身材很高大，面容却由于他刻意地保持一个低头的角度，压根儿看不清楚。唐锋是识货的，立刻看出来这家伙受过专业避开摄像头的训练，虽然脸上没有任何遮掩，但巧妙地利用身体的其他部分以及一些小动作，特别是脸部朝向的角度，让监视摄像头虽然能够留下他的影像，却始终看不清他的面容。

“你找谁？”唐锋心头一凛。

那黑衣人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轻轻地在门上敲击着。

“嗒~嗒嗒~嗒嗒嗒~嗒嗒……”

“什么？！”唐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黑衣人的敲法，竟然是当初特别行动部队的联络暗号，在不方便表露身份的时候，这种单调的密码是识别敌友的好方法。

这一组密码，他已经很久没有接触了。

但一旦听到，仍然好像是第一次遇到战友那般亲切，仿佛那战火的岁月一眨眼就回来了。

他立刻打开了房门。

他绝对不怀疑这个密码的可靠性，但一开门，黑衣人就扑了进来，挥拳打向他的面门，同时脚跟一点，把门带上。

唐锋并不吃惊，只是往后一跃，避开了这记凶狠的直拳，反腿踢向那人的腹部。

“嗨！”那黑衣人也不闪避，双掌一封，往下狠狠一压，架住他飞来的一腿。腿掌相交，砰然有声，唐锋腿上剧痛，脸色微变，退了三步。

那黑衣汉子却是狠狠地跌撞上门框，差一点就站立不稳摔在地上，随后他瞪大眼睛，不敢相信地看着唐锋。

第七章 以我为主

下午的会议，在斯德哥尔摩皇家科学院举行。

这是一栋古老的建筑，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灰白的大理石与门廊的亭柱，无声地诉说着岁月的流淌。迎面是高高的台阶，走到跟前，人们只能仰视，充分感到科学的伟大与崇高。

这是斯德哥尔摩宁静的一角，平常总是有着庄严肃穆的气氛，这几天却是难得的热闹，人群川流不息，却是井然有序——他们的衣着斯文得体，他们的气质睿智高贵，他们来参加的是科学界的盛事——瑞典皇家科学院每年举行的新成果报告会。

有人说这是诺贝尔奖的摇篮，获得此次报告会邀请的科学成果，在年终最后获得诺贝尔奖的概率之高令人咋舌。

林若男的成果，虽说受到了主流科学界的质疑，但她连续不断的成功实验验证，让她的理论与科学成果越发牢固，获取诺贝尔奖的呼声也很高。

而瑞典皇家科学院邀请郭醒博士参加此次发布会，也是主动地示好之意，本没有料到居然酿成如此惨剧，这也让科学院的几位高层焦头烂额。

如果林若男的成果一直得不到主流科学界的承认，那么它的影响范围可能就仅限于本国地区，各个靠着污染和消除污染发财的集团，也就可以暂时放下担心，虽然后续仍然有些麻烦，但至少有了缓冲的时间，未必要用暴力的手段。

但皇家科学院的态度，让这件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如果这一项实验成果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承认，主流科学界即使再想压制，也会显得苍白无力。

所以，郭醒博士的死，是无法避免的结局。

但这种暴力行为，也让皇家科学院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如果向暴力